



治河通考卷之八
至元九年七月衛輝河決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
本路官同詣相視差水夫併力修完之
十七年遣使窮河源
成宗

治河通考卷之八

資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前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岳

議河治河考



元

世祖

至元九年七月衛輝河決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

本路官同詣相視差水夫併力修完之

十七年遣使窮河源

成宗

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乃命河北河南
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長河萬
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
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
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
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
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泗者六通
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
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

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十
有餘步迅速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
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
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汎
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
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
所者亦如之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
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
北桑田盡爲魚鼈之區塞之便復從之明年蒲口

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河復故道
竟如文言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河爲中原大害自古治之
者未有能得上策者也蓋以河自星宿海發源
東入中國踰萬里凡九折焉合華夷之水千流
萬派以趨於海其源之來也遠矣其水之聚也
衆矣夫以萬川而歸於一壑所來之路孔多所
收之門束隘而欲其不汎溢難矣况孟津以下
地平土疏易爲衝決而移徙不常也哉漢唐以

來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
時雖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
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
經久之長計然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令河南
藩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
宜或築長垣以禦汎溢或開淤塞以通束隘從
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
失如此雖不能使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
居民亦可暫時蘇息矣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詔免田租一
年

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差官修築
計料合修土堤二十五處共長三萬九千九十二
步總用葦四十萬四千束徑尺椿二萬四千七百
二十株役夫七千九百二人

武宗

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決
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湮室廬壞禾稼百姓已懼其

毒然後訪求修治之方而衆議紛紜互陳利害當
事者疑惑不決必須上請朝省比至議定其害滋
大所謂不預已然之弊大抵黃河伏槽之時水勢
似緩觀之不足爲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
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滷又失導洩之方崩潰決
溢可翹足而待近歲毫潁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
能遠慮失於規劃使陂灣悉爲陸地東至杞縣三
义口播河爲三分殺其勢益亦有年往歲歸德太
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义遂使三河之水合而

爲一下流旣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繇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利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度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爲遠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今之所謂治水者徒而議論紛紜咸無良策水監之官旣非精選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每年累驛而至名爲巡河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懵不知訪水勢之利病則非所習旣無寔才又不經練乃或妄興事端勞民動衆阻逆水性翻爲後患

爲今之計莫若於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量存員數頻爲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旣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修治以勞民者烏可同日而語哉

仁宗

延祐元年八月河南等處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洎汴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汎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擬差知

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同相視可以疏關隄障比至汎溢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府小黃村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隄堰所擬不一宜委請行省官與本道憲司汴梁路都水分監官及州縣正官親歷按驗從長講議上自河陰下至陳州與拘該州縣官一同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村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

蒔故他處連年潰決各官公議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嘗聞大河自陽武胙城繇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旣久遷徙不常每歲汎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爲閉塞正及農忙科椿稍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紀其弊多端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於常年以小黃村口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爲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爲拯救

奈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
患隣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
山東可憂事難兩全當以小就大如免陳州差稅
賑其饑民陳留通許太康縣被災之家依例取勘
賑恤其小黃村河口仍舊疏通外據修築月隄并
障水隄閉河口別難議擬於是凡汴梁所轄州縣
河隄或已修治及當疏通與補築者條例具備
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奧屯言近年河
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潁瀕河

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
倘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防禦方今農隙宜爲講
究使水歸故道達於江淮不惟陳潁之民得遂其
生竊恐將來浸灌汴城其害匪輕於是大司農下
都水監移文汴梁分監修治自次年二月十一日
興工至三月九日工畢總計北至槐疙疸兩舊堤
下廣十六步上廣四步高一丈六尺爲一工堤南
至窪務汴堤通長二十里二百四十三步初修護
城堤一道長七千四百四十三步下地修堤東二

十步外取上內河溝七處深淺高下闊狹不一計
工二十五萬三千六百八十用夫八千四百五十
三除風雨妨工三十日畢內疏水河溝南北闊二
十步水深五尺河內修堤底闊二十四步上廣八
步高一丈五尺積十二萬尺取土稍遠四十尺爲
一工計三萬工用夫百人每步用大椿二計四十
各長一丈二尺徑四寸每步雜草千束計二萬每
步簽椿四計八十各長八尺徑三寸水手二十木
匠二大船二艘梯鑊一副繩索畢備

七年七月河決塔海莊東堤蘇村及七里寺等處
本省平章站馬赤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修
築於明年正月興工修堤岸四十六處該役一百
二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四工凡用夫二萬一千
四百一十三人

文宗

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言魏家道口決卒未
易修先差補築磨子口朱從馬頭西舊堤工畢郝
承務又言魏家道口埽堦等村缺破隄堰累下椿

土衝洗不存若復閉築緣缺隄周回皆泥淖人不
可居兼無取土之處又沛郡安樂等保去歲旱災
缺食難於差倩其不經水害民人先已遍差似難
重役如候秋凉水退倩夫修理庶蘇民力今衝破
新舊隄七處共計用夫六千三百四人椿九百九
十葦箔一千三百二十草一萬六千五束六十尺
爲一工度五十日可畢九月三日興工新馬頭孫
家道口障水隄堰又壞添差二千人與武城定陶
二縣分築又於本處剗築月隄一道外有元料壩

頭魏家道口外隄未築候來春併工修理

順帝

至正六年河決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
邪佞以崇陽抑陰不聽

九年冬脫脫旣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
河決卽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及命集羣
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難都漕運使賈魯昌言畢
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
被水郡邑具得修擇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

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工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工費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
驥其發策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爲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

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
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議定乃薦魯于帝
大稱旨

十一年四月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是月
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
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
故道南匯于淮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

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
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
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
績旣成玄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
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
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
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
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
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

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
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
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
就則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壅生潰滯生堙也河身
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
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
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
治隄一也有剗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
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

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
捲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
杙用組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
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
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
入故道之源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工之次第
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
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
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

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
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
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
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
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
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
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
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十步深五
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

四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
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
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
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
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
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
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
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
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剏築河口前第

一重西堤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
廣三十三步樹置樁樑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
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
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
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
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樁堵閉河身
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
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
百十有五步有奇廣狹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

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
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
椿木草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隄塞黃陵全河水
中及岸上修堤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八步其修大
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
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剗築岸上土
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
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尺高丈有五尺仍築舊

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
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
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
其法以竹絡寔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
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
以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
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絲大絛長百尺者爲管心索
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
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

足踏實推捲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捲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槩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旣畢復施前

法捲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寔以小石土牛旣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蘊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

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
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于護堤大椿分析水
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
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
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
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
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
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
施土字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

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惟修疊埽臺
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堤一長百餘
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
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
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
五尺水面至澤復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
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
復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剏築縷水橫隄一東
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

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二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劊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繇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溢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有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

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碓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概上每絙或碓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復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腹

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樁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塚以繼之石船下詣寔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

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難薄龍口喧騰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并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

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碾後攔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碾前攔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鄰藪前

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復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復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

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

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十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筏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水龍蠶椽木麥稽扶椿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備貲兼以和買民地

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
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
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
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
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
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繇魯習知河
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
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
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知計之

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
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
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
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
如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
皆繇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
之所以亡者寔基於上下因循狃於晏安之習紀
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
所繇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

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國朝

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

景泰四年

命官塞之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府金龍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

運河

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紅荆口并陳留通許二縣水俱淤淺復阻糧道

命官治之

五年復決未幾又決張秋運河水從以入海運舟甚艱

命內臣及文武官往治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繇梁進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浚孫家渡

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繇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繇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繇宿遷縣小河口一繇亳縣渦河會于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隄二百餘里及修南岸於家店筒瓦廂等處堤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決口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壩下分五洞以洩水勢遇有淤塞損壞令管河官隨時修治

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之溫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堤循運河大堤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

命官塞之

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

命官修濬

嘉靖五年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

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填淤亘數十里管
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

六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

命官發丁夫數萬於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
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
役

命官卽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
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
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

九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出穀亭口

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睢州張見口至歸
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汎漲尋以河流改遷罷役

治河通考卷之八終

治河通考卷之九

賚矣夫李少保鄴嘗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山輯

議河治河考

諸儒總論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
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
匯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
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

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失矣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繇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訖元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爲當築堤起漕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

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崑名御史中丞李■禮部尚書泰不花沉兩珪及白馬以祀又置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

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
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
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爲赤賓河而
阿刺赤里出之水繇西合忽闌之水南會也里朮
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
黃河也河之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幹倫譯云
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
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
雪曰亦耳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

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過闕卽闕隄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納鄰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旣復折而東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旣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醜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於

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矜磔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又爲疏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管陶及東郡金堤汎濫兗豫入平

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繇是而觀則河
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
決不嘗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
遂繇平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
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
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鄆地
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
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于故道然後道入新濟河
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

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
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
之要孰踰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汎濫於天下禹
出而治之始繇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
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天事未易
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濂竊
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
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
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以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竝河州郡之害况今淮海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寔京師必繇博濟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繇西迤東歷睢陽毫穎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與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

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王動衆疏塞竝舉則
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爲今
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
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
爲法禹之導河旣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
復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
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
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
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
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
而忘其所損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
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遑恤其
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
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臣
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
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
矣况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
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

僻邑所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車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信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觀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底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汎溢以爲河南滄沒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旣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匯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爲波浪魚鼈之區可歎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

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于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旣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滅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爲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爲萬世計不顧一時爲天下計不徇一方爲萬民計不惜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堤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

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以謂
開封以南至於鳳陽每歲河水滄沒中原膏腴之
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爲數河所
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
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
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捐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
租稅或與之價直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閑之鄉
或撥與新墾之田民之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
爲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又
曰天下之爲民害者非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
特一河也流者若江海之類滯者若湖陂之屬或
徙或決或溢或潰堤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涸
沙土繇是而淤畛域繇是而決以蕩民居以壞民
田皆能以爲民害也然多在邊徼之墟寬閑之野
曠僻之處利害相半或因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
利其所損有限其所災有時地勢有時而復人力

易得而修非若河之爲河亘中原之地其所經行
皆是富庶之鄉其所衝決皆是膏腴之產其爲民
害比諸其他尤大且久故特以民之害歸焉使凡
有志於安民生興民利者知其害之有在隨諸所
在而除之而視河以爲準焉

巡撫河南都御史吳山上疏爲地方水患事據布
按二司議得夏邑縣白河一帶故道淤塞下流衝
漫見今城外已爲受水之壑漸成巨浸若不急爲
濬治恐五六月之間河水勢湧其浸沒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矣但召募之夫一時農忙卒難齊集隨
查管河道簿開開封等七府所屬州縣并汝州原
派河夫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五名正爲修河而設
相應起調濬築除彰德衛輝懷慶三府隔河連年
災重河南府汝州寫遠俱免取用外開封府所屬
除祥符縣衝要封丘延津陽武原武四縣凋敝量
在起調一半其餘許州等州陳留等縣與汝寧府
所屬州縣并南陽府所屬裕州舞陽南陽葉縣相
離夏邑不遠查原派河夫盡數取用共二萬八十

五名委官管領各照原議深闊里數立限二箇月
工完彰德等三府并南陽府所屬未起河夫州縣
行令管河道查照舊規追取曠役銀兩收貯聽用
等因備呈到臣據此查得嘉靖六年間黃河北徙
小浮橋旁枝湮塞自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
口吳士舉等處奔潰四出茫無津畔徑趨沛縣漕
河橫流昭陽湖東而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
滯致淤運道三十餘里阻滯糧運該言官建白

救命都御史盛應期調集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四省
丁夫開挑趙皮寨支河以殺上流水勢以保運道
自蘭陽縣東北舊河身挑起經繇儀封杞縣睢州
寧陵縣歸德州直抵夏邑縣城南白河一帶三月
工完巨細分流運道無阻但白河下流舊有胡家
橋一座居民經行彼時河水通流前橋未拆至嘉
靖十年八月內有重載客船二隻順流而下水勢
洶湧撐挽不及撞沉橋下以致河口壅塞洪水四
散橫流將夏邑等縣居民田廬滄沒嘉靖十一年
正月十五日臣入境撫臨該縣據軍民崔鑑等連

名告稱縣南白河淤塞上自歸德州地名文集
起至永城縣止本縣田廬渰沒六十餘里寬二十
餘里縣治週圍俱被水占柴米價貴民心驚惶恐
今歲夏秋水發城池難保乞調河夫坐委官員將
胡家橋拆毀濬通河身仍修禦水大堤使水行地
中民得安業等情已行委開封府推官張瓘前去
踏勘覆批守巡各道會議議稱白河原係黃河故
道先經挑濬船筏通行嘉靖十年八月內黃河逆
流日漸淤塞上自何家營下至胡家橋計四十餘

里河身已成平地橋口不復流水散漫橫流渰沒
民田委與軍民崔鑑等所告推官張瓘所呈相同
估議調募丁夫三萬名委官管領分工挑濬勒限
三箇月工完等因臣尤恐不的又委開封府知府
顧鐸親詣踏勘呈稱原議夫數自胡家橋起工至
何家營止共計六百工每工五十尺每尺夫一名
共該夫三萬名刻限三箇月今查得歸德等州縣
各先到夫役每一名分一尺自二月二十五日上
工至三月初四日僅十日卽完一半大約二十日

可完一工議止用夫二萬名兩月工完因等該臣
看得前項事體重大又經批行布按二司掌印官
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王儀看得嘉靖六年間黃河衝決致傷沛縣漕渠
乃開濬趙皮寨白河一帶所以分殺水勢以保護
運道以奠安民居迄今纔及五年下流淤塞洪水
奔潰四散彌漫滄沒田廬週圍六十餘里害及夏
邑虞永等縣蓋彼時雖曾委官疏濬率多苟簡中
有橋梁不行撤去河口窄狹弗能容納一遇阻礙
遂爾橫流致有今日之患若不早爲計處誠恐伏
水盛發汎溢尤甚近而夏邑等縣將爲魚鼈之區
遠而衆水併流全河獨下萬一衝決其害又有不
可勝言者譬之拯溺救焚不可時刻遲緩事干民
瘼

國計除臣等嚴督布按二司并守巡管河等官調集
丁夫委官管領前去分工挑濬外緣係地方水患
事理謹具題 知

總理河道都御史戴時宗上疏爲備陳黃河事宜

以寬

聖慮事臣歷魚臺縣按視新隄工程及黃河水勢適
新水汎漫兩涯無土工力難施乃捨舟陸行繇金
鄉縣歷曹武入河南界開挑梁靖口通賈魯舊河
關趙皮寨越汴梁抵孫家渡隨處分派丁夫督以
官屬蓋欲疏濬上流分殺水勢徐爲下流築塞之
計乃放舟黃河中流遍觀大名等府舊嘗決處返
棹曹單循魚臺出沙河驛泊雞鳴臺往來魚沛間
督築新堤決口時已六月盡間矣臣竊伏自念頃
者黃河變遷運道阻患

陛下日夕憂勤乃用言官議不以臣愚不肖謬承其
任臣圖報無方不敢愛歿雖溽暑馳驅豈敢辭勞
卽今各處工程雖未報功而始終本末已得梗槩
用敢預先上陳庶幾少寬

陛下宵旰之憂亦臣區區犬馬之微誠也臣初受任
時訪求士大夫及道途來往皆以魚臺水勢洶洶
似不可爲乃今觀之殊有未然夫天下之事可以
遙斷者理而不可遙定者形故耳聞不如目見意

料不如身親今議者欲尋故道而不知故道之未
可盡復欲除近患而不知近患之未可亟去臣請
終言其說夫黃河遷徙自古不嘗今北自天津南
至豐沛無尺寸地無黃河故道其在當時無不受
其害者古今言治河者俱無上策唯漢賈讓言不
與河爭尺寸之地先儒韙之以爲至論今必求河
之故道則禹貢時九河乃在河間滄定間隋引河
水入汴南達江淮又引河鑿渠比通派郡今涿水
路絕惟淮流如故然已非向者之舊漢唐皆都關
防北寇彌費若等然自始迄終河患莫絕我

朝定鼎燕都一切漕運取給東南自淮達徐皆藉河
水之力往年河入豐沛沽頭上下諸閘皆廢而舟
楫返利今年天旱不雨運道幾涸濟寧以南若無
魚臺之水則漕舟非旬月可至此河水不可無之
明驗也臣到河南見河東北岸比西南低下不啻
四五尺若引而決之繇東平張秋入海爲力甚易
魚臺之水涸可立待然中梗運道東究以下必皆

阨塞故

國家立法盡三省之力自開封府筒瓦廂以至考城縣流通集等處防守東北岸如防盜賊意固有在然猶未也又必如議者之說地道變遷九河可復繇鄭衛滄景以至天津入海庶幾河患永絕然恐徐淮以下一帶皆涸尤不可之大者也昔者禹治九河不過達海而止古今以行所無事稱之今欲治河之患而又欲借以濟吾用使禹復治必不用往日之法矣臣所謂故道之不可盡復者此也河

水所至必爲民患今不暇遠舉且如弘治年間河溢曹單淹沒一二十年至正德年間河徙豐沛而後曹單之患息又一二十年至前年夏秋復徙魚臺而後豐沛之患息今飛雲橋路絕高過平地又純是淤沙人力難施決無復通之理縱使復通不過移魚臺之患於豐沛是一患未除而一患復生也夫河水驟至名曰天災人猶嗷嗷今豐沛之民方且息肩又欲引水而灌注之民其謂何昔宋神宗時河決滄景司馬光議棄北流而治東流以俟

二三年河流深廣然後徐議神宗曰東北流之患孰爲重輕光曰兩地皆吾赤子然北流已殘破而東流尚完議者以神宗所問有君人之度而司馬光所見得權時之宜援古酌今何以異此臣所謂近患之未可亟去者此也臣歷考河志洪武元年河決舊曹州自雙河口入魚臺縣

太祖高皇帝用兵梁晉間使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以通運道後因河口壅淤乃修師家莊石佛諸閘又開濟寧州西耐牢坡接引曹鄆黃河水以通梁晉之粟永樂九年

太宗文皇帝復命刑部侍郎金純看視河勢發河南運木丁夫開濬故道自開封引水復入魚臺塌場口出穀亭北十里以修

太祖時故事今所謂永通廣運二閘是也繇此言之則魚臺乃河之故道議者偶未之考耳爲今之計欲治魚臺之患必先治魚臺所以致患之本欲治魚臺致患之本必委魚臺以爲受水之地蓋河之東北岸與運道爲鄰惟有西南流一繇孫家渡出

壽州一繇渦河出懷遠一繇趙皮寨出桃源一繇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而以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不治其本而欲急除魚臺之患臣恐魚臺之患不在豐沛必在曹單間矣然臣所以欲暫委魚臺而不治者其說有三其策亦有三夫治木者先正其本濬流者先導其源上源既分而下流自殺其說一也臣初到魚臺夏麥已收新水適至被水之鄉已爲棄地縱欲耕種須待明年今歲不治民不大病其說二也

河流既久將自成渠因而導之當易爲力既免勞費無益之憂且無東奔西突之患其說三也五月初五二十二日臣已將梁靖口開通賈魯河六月初五日又將趙皮寨加闢深廣但魚臺之功未完以此未敢具奏惟孫家渡雖已挑通而行水尚少方議開濬渦河一道議者以中經

祖陵未敢輕舉今山陝巨商往來汴梁者皆繇小浮橋直泝梁靖口趙皮寨河口舊止五十餘步今已闊一里許下流不能容乃至漫入夏邑此二河皆

上年所未有之事大約河勢已殺十之三四然魚臺之水所以未卽消者以前人議築新隄橫亘其東無所於洩故也臣初到時卽已病之今議於新隄開設水門數處使入昭陽湖及盛應期所挑新河出金溝留城境山庶幾西岸之水可以少平然一時木石俱難卒辦聊以椿葦權宜應變而已候秋水稍落之後另議興工魚臺之水雖多然皆汎漫寔未成河其趙皮寨與開封府筒瓦廂大名府杜勝集等處相對梁靖口與曹州娘娘廟考城縣流通集等處相對臣已預戒官夫重加捲埽乘此魚臺之水下壅之時逼之使西南流一策也二河旣通孫家渡冬月可完雖渦河一道方在別議然以其一出魚臺四道竝行其勢已弱則所來之水反足以濟吾運道之不足如往年河出豐沛沽頭上下諸閘不事啓閉而舟楫通利一策也萬一溢出穀亭以北則候其河流漸深河渠漸廣因而通塌場口故道今永通廣運二閘俱存閘夫編設如故嘉靖六七年間曾因大水糧運皆繇此行比與

濟寧諸閘近便甚多此可以復

國初之舊又何患焉一策也夫有前三說并此三策故臣斷然以賈讓司馬光之言爲可行然臣私憂過計黃河變遷自古不嘗以臣之愚豈能逆料於三策之中俱審觀事勢爲今之計不過如此萬一此後果如愚慮出臣前策則河有西南之漸永無運道之虞固其上也出臣後策則借此河水之力足資運道之利亦其次也臣才識迂疎不逮前人而又承此久殘極弊之餘東馳西驅奔救未及伏

望

陛下鑒臣愚慮察臣愚忠不棄芻言不惑流議

特與密勿大臣叅議可否使臣得以一意從事庶幾少畢犬馬之力以報

陛下知愚之恩尤望

陛下少寬南顧之憂以享和平之福臣不勝惓惓願望候命之至

治河通考卷之九終

治河通考卷之十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前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山 輯

理河職官考

有虞氏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
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
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
哉帝曰來禹降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漢

成帝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王延世爲河隄使者三十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內侯

哀帝

綏和二年平當爲鉅鹿太守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

初秦漢有都水長丞主陂塘灌溉保守河渠自太常少府及三輔皆有其官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都以領之至漢哀帝省使者官

晉

至東京凡都水皆罷之併罷河隄謁者

按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臺有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而河隄爲都水官屬江左省河隄

梁

按梁改都水使者爲大舟卿位視中書郎卿之最末者主舟航河隄陳因之後魏初皆有水衡都尉及河隄謁者都水使者官

隋

按隋煬帝河渠署置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唐

玄宗

開元十六年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後晉

高祖

天福二年九月判詳定院梁文矩奏以前汴州楊武縣主簿左墀進策十七條可行者四其一請於黃河夾岸仍防秋水暴漲差上戶充隄長一年一

替委本縣令十日一巡如怯弱處不早處官旋令修補致臨時偷決有害秋苗旣失王租俱爲墮事隄長處歿縣令勒停敕曰修葺河岸深護田農每歲差隄長檢巡深爲濟要逐旬遣縣令看行稍恐煩勞隄長可差縣令宜止四月詔曰近年以來大河頻決漂盪人戶妨廢農桑言念蒸黎因茲凋弊凡居牧皆委山河旣在封巡所宜專功起今後宜令沿河廣晉開封府尹逐處觀察防禦使刺史等竝兼河隄使名額任便差選職員分擘勾當有隄

堰薄怯水勢衝注處預先計度不得臨時失於防護

後周

世宗

顯德二年三月壬午李穀治河隄回見先是河水自楊劉北至博州界一百二十里連歲潰東岸而爲泝者十有二焉復滙爲大澤漫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隄而出注齊棣淄青至于海涇壞民廬舍占民良田殆不可勝計流民但收野稗捕魚而食

朝廷連年命使視之無敢議其功者帝嗟東民之病故命輔相親督其事凡役徒六萬二十日而罷

宋

太祖

乾德五年正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竝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

開寶五年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

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
充如通判缺員卽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
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
團練使曹翰護其役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遣左衛大將軍李崇
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

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滑
州靈河縣河塞決上命西閣門使郭守文率卒塞

之

七年河大漲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八年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
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
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雍熙元年三月滑州復言房村河決乃發卒五萬
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
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未幾役成

原本

作九年誤

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婦使臣經
度行視河隄勿致壞隳違者當寘于法

五年正月帝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
鑿河開渠

真宗

咸平三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
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
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

仁宗

天聖五年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

至和二年以知澶州事李璋爲總管運事使周沆
權同知澶州內侍都知鄧保吉爲鈐轄殿中丞李
仲昌提舉河渠內殿承制張懷恩爲都監而保吉
不行以內侍押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
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
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

嘉祐元年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歿者數千萬
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于國姓御名有

嫌而大興鍾斲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
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
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乃坐取河材爲噐懷
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摘蔡
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

神宗

熙寧元年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侍省
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
塔二股利害

六年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差范子淵都大提舉
李公義爲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
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奉給視都水司監丞司行
移與監司敵體

哲宗

元祐元年九月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
月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

四年復置修河司

五年罷修河司及檢舉

七年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
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
北仍於御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

元符三年以張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
使兼專功提舉河事七月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木
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并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

徽宗

政和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以開河官吏令提
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都水孟昌齡遷工部侍郎

十月中書省言冀州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
詔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乙亥臣僚言願申飭有
司以月繼月水向著隨爲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
水水官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

七年六月都水使者孟楊言裕措置開修北河如
舊修繫南北兩橋九月丁未詔楊專一措置而令
河陽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

重和元年秋雨廣武埽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
置

宣和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楊言奉詔修繫
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今累經漲水
無虞詔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復之楊自正議大
夫轉正奉大夫

欽宗

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
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楊龍圖閣直學士孟
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隄防之
功多張稍椿之數窮竭民力聚歛金帛交結權要

內侍王仍爲之奧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
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
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
歲行路之觀漂没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
破殘所辟官吏計金叙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
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興一役乾沒無數省部御史
莫能鈎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誅
竄昌齡父子無以詔示天下望籍其姦贓以正典
刑詔竝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楊揆依舊權領都水

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鈞考簿書發其姦贓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楊揆與中奉大夫初宋都水監判監事一人以員外郎以上充同判監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丞二人主簿一人竝以京朝官充掌內外河渠隄堰之事論遣丞一人出外治河埽之事或一歲再歲而罷其間有諳知水政或至三年者置局于澶州號曰外監寺司押司官一人元豐八年詔提舉汴河隄岸司隸本監先是導落入汴專置提岸司至是歸

之都水司元祐時詔南北外都水丞竝以三年爲任七年方議回河流乃詔河北京西漕臣及開封府界提點各兼南北外都水事宣和三年詔罷南北外都水丞司依元豐法通差文武官一員四年臣僚言都水監因恩州修河舉辟文武官至百二十餘員授牒家居不省所領何事皆乘傳給券第功希賞詔除正官十一員外餘竝罷所隸有東京四排岸司監官各以京朝官閣門祇候以上及三班使臣充掌水運網船輪

納雇直之事汴河上下鎖蔡河上下鎖各監官
一人以三班使臣充掌算舟船木筏之事天下
堰總三十一監官各一人渡總六十五監官各
一人皆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充亦有以本處監
當兼掌者

元

世祖

至元九年七月衛輝河決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
本路官同詣相視修完之

成宗

大德二年秋七月河決漂歸德遣尚書那懷御史
劉賡等塞之

武宗

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於汴梁
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
量存員數頻爲巡視職掌旣專則事功可立於是
省令都水監議黃河汎漲止是一事難與會通河
爲比先爲御河添官降印兼提點黃河若使專一

分監在彼則有妨御河公事况黃河已有拘該有
司正官提調自今莫若分監官吏以十月往與各
處官司巡視缺破會計工物督治比年終完來春
分監新官至則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庶不相誤工
部議黃河爲害難同餘水欲爲經遠之計非用通
知古今水利之人專任其事終無補益河南憲司
所言詳悉今都水監別無他見止依舊例議擬未
當如量設官精選廉幹奉公深知地形水勢者專
任河防之職往來巡視以時疏塞庶可除害省準
今都水分監官專治河患任滿交代

仁宗

延祐元年八月河南行中書省委太常丞郭奉政
前都水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朶兒只河南行省
石右丞本道廉訪副使帖木赤汴梁判官張承直
上自河陰下至陳州與拘該州縣官一同沿河相
視

順帝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賈魯以工

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
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
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
便益興繕

國朝

按國初或以工部尚書侍郎侯伯都督提督運
河自濟寧分南北界或差左右通政少卿或都
水司屬分理又遣監察御史錦衣衛千戶等官
巡視其沿運河之閘泉及徐州呂梁二洪皆差

官管理或以御史或以郎中或以河南按察司
官後皆革去而止設主事三年一代然俱爲漕
運之河不爲黃河也惟總督河道大臣則兼理
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黃河亦以黃河之利
害與運河關也總督之名自成化弘治間始或
以工部侍郎或以都御史常於濟寧駐劄其河
南山東二省巡撫都御史則璽書所載河道爲
重務又二省各設按察司副使一員專理河道
山東者則以曹濮兵備帶管其巡視南北運河

御史亦以各巡鹽御史兼之不別差也成化十年令凡漕河事悉聽專掌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凡所徵椿草并折徵銀錢備河道之用者毋得以別事擅支凡府州縣添設通判判官主簿閘壩官專理河防不許別委凡府州縣管河及閘壩官有犯行巡河御史等官問理別項上司不得徑自提問

弘治二年河徙爲二傷及運道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治功不卒就

六年河決張秋乃復

命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治分屬方面憲臣河南按察司副使張鼎等各統所屬兵民夫匠築臺捲埽工畢

賜李興祿米歲二十四石加陳銳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石進劉大夏右都御史理院事及諸方面官有功者進秩增俸有差

正德四年九月河決曹縣楊家口

救命工部左侍郎崔巖會同鎮巡議處修治八月巖

以母喪去更

命本部右侍郎李鏜代之督同方面叅政史學等興工至十一月終以寒凍放回

五年正月復舉二月中旬工將就緒適值流賊特命停止侍郎李鏜檄取回京

七年

救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擢兵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回京整理曹州等處兵備兼理河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吳漳督同曹州知州吳瓚

濟寧州同知賈存哲往來巡視祭告河神獲完達撫按請大臣總理擢巡撫都御史趙璜爲工部右侍郎仍兼憲職總理其事璜請兗州府添設同知大名府添設通判曹縣城武東明長垣各設主簿一員專事河防璜具工完始末繪圖以

聞值邊警改

命整飭直隸永平等處武備

一 以雅世時 自奉之 既集 既未 有合 既亦 益益 益益 既既

既亦 益益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亦 益益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亦 益益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亦 益益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亦 益益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一 以雅世時 自奉之 既集 既未 有合 既亦 益益 益益 既既

既亦 益益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既既 亦亦



